



猫头鹰丛书

魁北克城危机

晨光出版社

魁北克城危机

罗伊·迈克格里嘎

晨光出版社

The Quebec City Crisis

Copyright © Roy MacGregor, 1998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McClelland & Stewart Inc. (Canada)

Chinese Languag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Aurora Publishing House 1999

Chinese copyrights intermediary: Tao Media International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3—1999—013 号

版贸策划 崔寒韦

监 制 刘卫华

责任编辑 杨晓彤

责任校对 杨蔚婷

封面设计 李 斌

猫头鹰丛书

魁北克城危机

罗伊·迈克格里嘎 著

云南新宇翻译公司 翻译

晨光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875 字数: 60 000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414-1720-3/1·154 定价: 4.00 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1

“Ici! (这里!)”

“特拉威斯 - une pour moi! (给我一个!)”

“Moi, s'il vous plait! (请传给我!)”

“Moi! (我!)”

天气非常寒冷，连呼出的气都能看得见，然而特拉威斯·林德塞此刻却浑身是汗，当周围的人群向他欢呼时，他更感到手足无措，只能结结巴巴地应付着这场面。他真后悔上法语课时没仔细听讲。要是这些欢呼的人群说话时能慢一点，或者自己当初能与莎拉·卡斯贝森交往密切些，现在就没这么尴尬了。要知道莎拉热衷于法语，每当她用法语一遍又一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时，总是兴奋地说个没完。

特拉威斯感到孤立无援。当人们争抢着将签名卡塞到他手里时，他只能点头、微笑和在卡片上签字，

● 猫头鹰丛书

却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虽然他恨自己不能把人们的话听得更明白，然而他却决不希望这种场面停止。就特拉威斯而言，就“猫头鹰”球队里的每个球员而言，这一时刻最好能成为永恒。

“特拉威斯！ Ici！（这里！）”

“Moi！（我！）”

记得在那些漫长的冬夜里，他总是坐在厨房的桌前练习签名，梦想着有这样的一天。他将自己名字的开头字母“L”特意写得绕出一个圈，然后将“#7”填入圈里，表明他穿的是七号球衣，就好像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全国冰球联盟的球员。记得每当父母看到他练习签名时，总是无奈地相视而笑，此刻特拉威斯多么希望他们也能看到这个场面。特拉威斯——七号，带着个圈——一个接一个的签名散布在著名的魁北克城克力斯球场外。

魁北克之行的出人意料之处还远不止于此。猫头鹰队此行是要参加魁北克城世界少年冰球联赛，今年正好是联赛创立 40 周年，它是世界上最盛大也最特别的比赛。将有 150 支队伍，2500 名运动员参加联赛，在运动员们的心里，比赛似乎就是他或她个人的比赛，他或她将在这里成名，所有观看比赛的人们都

会牢牢记住他或她。

和其他来这里的人一样，特拉威斯了解魁北克联赛的来历。他还知道正是在这里，盖·拉弗尔、怀恩·格兹凯和马瑞欧·莱明克斯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曾经有 14 000 多球迷在克力斯球场为伟大的拉弗尔喝彩，那天晚上的比赛，他一人就射入七个球，第二天，人们使用丝绒线在拉弗尔的球衣上缝了七只球，所有的体育报刊也印上了他的照片——一位仅 12 岁的超级明星诞生了。

还有怀恩·格兹凯曾经在一个赛季就创造出 378 分的惊人成绩。两年后，他就带领球队从布朗福德来到这里。马瑞欧·莱明克斯也是在这里首次证明了他高超的球技。布莱特·哈尔、斯帝夫·雅兹曼、丹尼斯·塞瓦德、帕特·拉弗朗特也都是在此成名。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守门员帕垂克·罗伊，他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扑球方式，后来人们称这种方式为“蝴蝶式”。

在魁北克城联赛的 40 年历史中，差不多有五百名年青球员由此走上全国冰球联盟生涯——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小型冰球比赛所无法创造的成绩。

也许有一天人们谈论着联赛，兴许会说年青的特拉威斯引人注目，可望成为全国冰球联盟的后备军；

他们还可能说莎拉·卡斯贝森就是在联赛中崭露头角的，她是加拿大女子冰球队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时的队长。人们又或者议论全国冰球联赛中最优秀的防守队员——威尼·尼什卡瓦就是最先在这里为人们关注的。此时猫头鹰队的每位成员，特拉威斯、莎拉、尼什尔、杰里米、杰西、德瑞克、德米特利、詹妮、拉尔斯、西蒙、安迪、法赫德、威尔森，他们就这样带着自己的梦想来到魁北克城。

到这儿之前，队员们都拥有了自己的签名卡和球迷，就像全国冰球联盟的球员那样。

当然，那些签名的收藏者全是小孩，而且几乎都比队员们的年纪小，但那些卡片却货真价实。阿普·德克是最好的卡片生产商，他早已经与每支来参赛的球队订了合同。球队经理们于是就发表格给队员填写，队员们要填上身高、体重、比赛时的位置，以及在上一个赛季中有多少次进球和助攻。需填写的内容甚至包括队员的比赛风格是模仿全国冰球联盟中的哪位球星，以及队员们在脱下冰鞋后的娱乐有哪些。猫头鹰队的经理迪林格先生已经把表格发给了自己的队员。阿普·德克还需要队员们运动时的照片，于是戴塔的父亲便轮着给每位队员拍照，照片上，特拉威斯被定格在纷飞的雪花中；莎拉用球棍击球；杰里米伸

出手扑球；而尼什尔正用力将球击出。

当球队到达魁北克城时，阿普·德克公司的职员带着一大盒冰球卡来迎接他们。冰球卡受到了球员们热烈欢迎。卡片是一种最好的“股票”，它的正面印有一张本人的光纸印刷照片，背面则是身份照。队员个人的数据和概况用精致的镀金体印制，如果是队长——如特拉威斯——就在名字上方贴一条联赛激光标志。

阿普·德克还向魁北克城的年青球迷们赠送卡片，大约有几千张。这些免费的卡片常使得克力斯球场外喧闹不已，一些幸运的球队，包括猫头鹰队此时便开始了他们的首次“签名训练”。小球迷们似乎明白签名卡片在未来的某天将意味着什么。就像当初一人独得七个球的盖·拉弗尔签过的卡片，怀恩·格兹凯签过的卡片，如今都是价格不菲。

而且球迷们都想得到队长的签名，因为队长的卡片上贴着精美的激光标志。作为队长的特拉威斯总被那些疯狂的签名收藏者跟随，每次训练结束，他都要绕道上球队汽车。

“特拉威斯！”

“Moi! (我!)”

“Une carte seule, s’il vous plait! (帮个忙吧!)”

特拉威斯感觉自己就像个傻瓜，面对球迷时总是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一边签着名，一边却只能笨拙地咕哝：“Merci……Oui……Merci……Bonjour……Oui……Merci……（谢谢……对……谢谢……您好……对……谢谢……）”特拉威斯的法语能力就像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他想为什么自己不能像莎拉一样，把法语说得像写得那样好？为什么自己不像…不像尼什尔，有个星期六晚上在枫叶花园里，尼什尔自如地站在球迷中间，又是签名，又是问好。

特拉威斯签完一张卡片，抬头向外一望，奇怪，怎么他的好友周围有那么多球迷？

迪林格先生在车门口堵住球迷，特拉威斯这才终于坐上了球队的那辆老车。那些球迷扬着拿卡片的手，大声叫着队员的名字。听了一会，特拉威斯发现喊“尼什卡瓦！”的叫声超过了喊“林德塞！”他决定调查一下这件事。

特拉威斯终于找到尼什尔，他平躺在汽车的最后一排，右手无力地搭着，就像断了似的。

“我得了作家才犯的手疼病，伙计。”尼什尔看到特拉威斯过来便呻吟着，“真糟糕，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打比赛了。”

“真有意思。”特拉威斯说，“你的卡片呢？”

尼什尔突然惊讶地眨了眨眼睛：“你也想要我的签名？”

“我想看看。”

尼什尔把手伸入夹克的包里仔细地摸。这时他的手似乎根本没什么事了，他拍了拍包，发现包里是空的，脸上流露出喜悦之色。

“对不起，没了。卡片好像供不应求。”

拉尔斯这时转过头来，对着特拉威斯：“我用我的换了他的一张，给你。”他向后递给了特拉威斯。

“谢谢。”特拉威斯说。他注意到了拉尔斯眼中的信息，拉尔斯想让他看点什么。

特拉威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拿出自己的卡片与尼什尔的比较。戴塔的父亲为尼什尔拍的照片上，尼什尔正在把球从防守位置击出，卡片背面的照片也照得不错，只是两张照片人物气质太相似。特拉威斯去年的成绩是 37 个进球，39 次助攻，被罚下 14 分钟。他打球时效仿全国冰球联盟超级球星保罗·卡瑞亚。在非赛季时他喜欢打棒球、橄榄球和长冰球，另外还喜欢看基姆·凯瑞的影片。而尼什尔的卡片上写着 14 个进球，53 次助攻，被罚下 42 分钟，但真实情况的确如此。

尼什尔说他已经多伦多的枫叶队和安亥姆市

的大鸭队的探子调查过。

尼什尔还说，罗瑞斯·托派奖的得主布莱恩·里兹是全国冰球联盟中最优秀的防守，而且他的球风很大程度上与尼什尔相似——并不是尼什尔模仿他的球风。

他还说保罗·卡瑞亚是他的表兄。

当特拉威斯起身又走到汽车的最后一排时，尼什尔闭上了眼睛。于是特拉威斯拍了拍他的膝盖，尼什尔懒懒地睁开眼，很显然他已经料到会发生什么了。

“你不能这样做！”特拉威斯扬了扬卡片说。

“不能做什么？”尼什尔眨了眨眼睛，显得有点茫然。

“这个！”特拉威斯几乎是在吼，“你怎么能说你已经被枫叶队和大鸭队的探子调查过？”

“因为确有其事。你不也曾被调查过，布莱德湖队，不记得了？”

特拉威斯摇摇头说：“但这并不代表什么，他们并不是全国冰球联盟的探子。”

“他们是探子，不是吗？最终结果难道不是会送到全国冰球联盟去吗？”

“但是他们与枫叶队与大鸭队毫无关系。”

“是，但我就是希望是他们做的，行了吧！”

“可你为什么又说保罗·卡瑞亚是你表兄？”

尼什尔耸耸肩：“别那么死板。他有日本血统，对吗？”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你认为‘尼什卡瓦’这个名字是什么语？法语？”

“于是你就成了日本混血儿的表弟？”

“差不多。”

“‘差不多’？你不能这样。”

“我填这个只是想开个玩笑。”尼什尔说，“我怎么猜得出当初填的那些表格是干什么用的？根本没人说过这是要用来做签名卡的。”

“那你也不能撒谎。”特拉威斯坚持说。

尼什尔深深吸了一口气，集中了一下思想，“我是夸张了一点，但仅此而已。没人会因为夸张而受到伤害，保罗·卡瑞亚吗？他现在并不知道，以后也不会知道。”

特拉威斯双眼凝视着窗外，汽车将带着他们回到住处——联赛期间队员们将在居民的家里住。很快汽车便开始减速，驶入了曲折狭窄的老城街道。车子驶过四轮马车、雕塑、老教堂和旅馆，那座旅馆看上去

更像耸立在冰河上的宫殿。莎拉和詹妮伏在窗口不停地拍照，但特拉威斯却显然对这些景色毫无兴趣。

尼什尔这样做对吗？一点点夸张并没什么大碍？也许尼什尔这样做仅仅是玩笑而已，而履行队长的职责或许使特拉威斯失去了幽默感。

或者是因为尼什尔的卡片更引人注目，使他有些嫉妒。

2

不住那座宫殿般的旅馆令特拉威斯暗暗感到高兴。因为那里实在太豪华，似乎应该是皇室成员住进去，而绝不会是一个小小的球队队长，连守门人都使队员们感到害怕，他把他们赶离入口处，当时他们正站在那儿看旅馆客人出出进进。

猫头鹰队和另外两支球队在旅馆的大厅里集合开会，组织者们先致欢迎词，并赠送给每位队员一枚徽章。原来今年的联赛正值魁北克城的冬季年会，大家都感到很幸运。

接下来组织者们为队员安排了住处。特拉威斯、尼什尔和拉尔斯被分配到达旁兹家。达旁兹夫妇不懂

英语，但他们的一双儿女却精通英语。男孩名叫简·保罗，比三个队员都大一岁；女儿名叫尼科尔，与特拉威斯他们一般大。

“你可以叫我吉皮。”简·保罗与特拉威斯握了握手说。

“谢谢。”特拉威斯说。

“Bienvenue a Quebec, Travis. (欢迎来魁北克，特拉威斯。)”尼科尔微笑着也把手伸向特拉威斯。

“Merci. (谢谢。)”特拉威斯一说法语就觉得己像个傻子。除了这一句，他再也说不出什么了。但不会说法语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尼科尔。这个女孩很苗条，而且长得很漂亮，一头乌黑带光泽的头发，略微卷曲着披在背上。

尼科尔也同样地向尼什尔和拉尔斯问好，尼什尔的脸红了，拉尔斯则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这引得尼科尔笑了起来。

“Merci bien. (很感谢。)”拉尔斯讲一口标准的法语，“C'est une tres belle ville, mademoiselle.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小姐。)”

当尼科尔一走开，尼什尔和特拉威斯便都凑近拉尔斯。

“你哪儿学会的法语？”尼什尔小声问道。

“我也不知道。”拉尔斯回答，对朋友的反应感到奇怪。“可能是我还在瑞典学校时学的，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还能讲多少种语言？”特拉威斯问。

拉尔斯大笑起来，“我从没算过。让我想想，瑞典语、德语、一点丹麦语、一点挪威语，当然还有英语和一点法语……”

“Et - goy a - ay ife - lay.”尼什尔说。

拉尔斯目瞪口呆地望着尼什尔，问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儿童黑话。”尼什尔炫耀着说。

“什么？”

“意思是获得新生！”尼什尔几乎叫了起来。

特拉威斯禁不住大笑起来。自从中学毕业，他再没听过任何人用到“儿童黑话”这个词，就算有人用，那一定是尼什尔。

特拉威斯还在不住地笑，这时迪林格先生拉住他的胳膊走到了一边。

“特拉威斯，”迪林格先生小声地说，“组织者们希望某些球队的队长能写点短小的日记，然后把这些日记在报上发表。马克和我考虑后觉得你一定能胜任，你看怎么样？”

特拉威斯不知该说什么，写日记？

“用法语？”特拉威斯问，他突然对自己的法语太差感到遗憾。

“不，”迪林格先生说，“那是一份报纸，就这份，看了以后你再决定，怎么样？”

“啊，当然。”特拉威斯回答。

然而特拉威斯对这事并不能肯定下来，因为这并不是他特拉威斯个人能做的承诺，而是整支球队，更何况他甚至连一封信都未曾写过。

“我是巴特·朗洛恩，很高兴认识你。”

完全出乎特拉威斯的预料，巴特·朗洛恩很年轻，一片黑而卷的头发垂到眼前，这使特拉威斯感到与记者在一起很轻松自如。巴特穿着条牛仔裤，他看上去不像记者，倒更像一位电影明星。

“特拉威斯，我们的报纸虽然不大，只是一份大型系列报之一，但是我发表的文章在整个加拿大都能看到。”

“我们的想法是：请六位球队队长——就比如你——用小日记本记下每天的所思所想，”说着巴特拿出一本红色的小笔记本，“这样就可以为球迷们提供一个真实的角度，让他们更好的认识联赛。”

“我不仅想了解比赛的情况，我更想听你关于到魁北克参赛的感受。比如在拉弗尔和格兹凯曾经打过球的地方比赛，对于你意味着什么？你对城市的印象如何？对人民的印象呢？还有住处，冬日年庆时你会做些什么。你一定有自己的看法。”

“是的，有一些。”

“好极了，那么你有计划了吗？”

特拉威斯仍感到有点担心：“那我得写多少？”

巴特笑了，“用不着多少。如果你每天写一页。我只要能读到你点点滴滴的感受。同意了？”

特拉威斯无法拒绝巴特的微笑，也无法拒绝不与他握手。

“同意。”他说。

“好极了，”巴特说，“我知道你会这样做的。猫头鹰队在C组里颇受欢迎，你知道吗？”

“不知道。”

“啊，反正听别人讲的。特别是威尼·尼什卡瓦是保罗·卡瑞亚的表弟，是真的吗？”

特拉威斯勉强地点点头，他不知该怎么回答。是这位记者有点怀疑，还是随便说说而已？

“尼什尔是个优秀的后卫。”特拉威斯说，他想避开实质的问题。